



集 徐中偶 黑白木刻

每当人们追述历史，背后的动机无不着眼于当下的社会需求，这点中外概莫能外。对历史的判断，唯物史观要求我们用历史主义作为价值标准，用一句俗话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我现在对这一提法却颇有疑惑：美国学者柯文(Paul A.Kohen)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对义和团史实进行一番梳理后，从三种角度看历史得出不同的结论，作者着重分析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现象，历史上各种政治势力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阐释历史，于是问题就自然过渡到话语权的问题上。福柯也说，他撰写的历史著作只不过是“虚构故事”，所谓历史完全与你的立场有关，判断的依据是看你的社会活动空间和你所处的阵营。

历史的真实层面如此，我们再看建立在真实之上的价值层面，后者就更显而易见是当下现实需求的表征，于是当我坐在风景幽淡的重庆白石驷度假村会议厅里，聆听着同仁们高度评价四川美院77、78两届毕业生作品的成就时，心里不由得产生了如此的想法：在我看来，对77、78现象的追述，最大的作用并简单地寻找其正面意义，而是应该提示后人：以后再不要出现“77、78现象”。

何出此言？我们审视77、78创作中最有成就者，他们虽然占

为什么要追述历史？

◎顾丞峰



女性 刘虹 布上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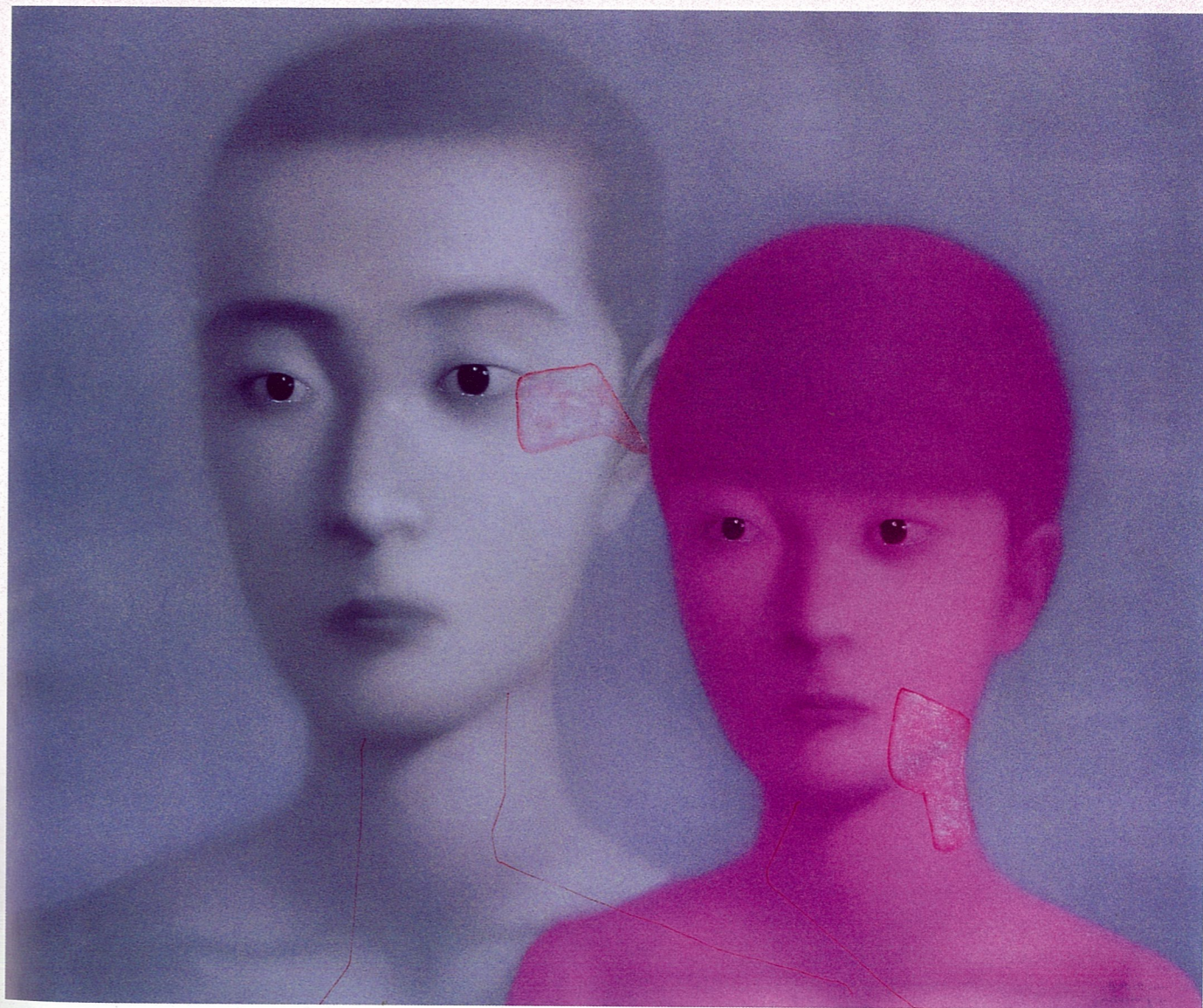
暮色 甫立亚 布上油画

据了那个时代中国艺术的制高点，但他们的创作更多被艺术史视为一种群体性的、久经压抑的激情的喷发；在他们作品中，基本上是围绕着两大主题，一是对乡土的回归；另一个是对“伤痕”的表述。社会文化诉求与意识形态的反思辉映了时代的共谋，在一种苦涩的宏大叙事中，艺术家作为个体的需求和个人独特的体验却被淹没在社会性主题当中。在他们作品中，普通人的位置得到恢复，甚至异乎寻常地被放大，就像《父亲》那样在人们中逼视人们，但那是民族的父亲，是一个被社会抽象化了的符号；在创作方法上仍然采用的是一种典型提炼方式，而典型的创作方法正是被那个时代逐步摒弃的，从这个意义上，我反复强调，《父亲》是一座丰碑，它除了记录了一个时代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同样的心理过程，我们也可以在《再见吧，小路！》和《1997年某月的夏夜》等作品中可以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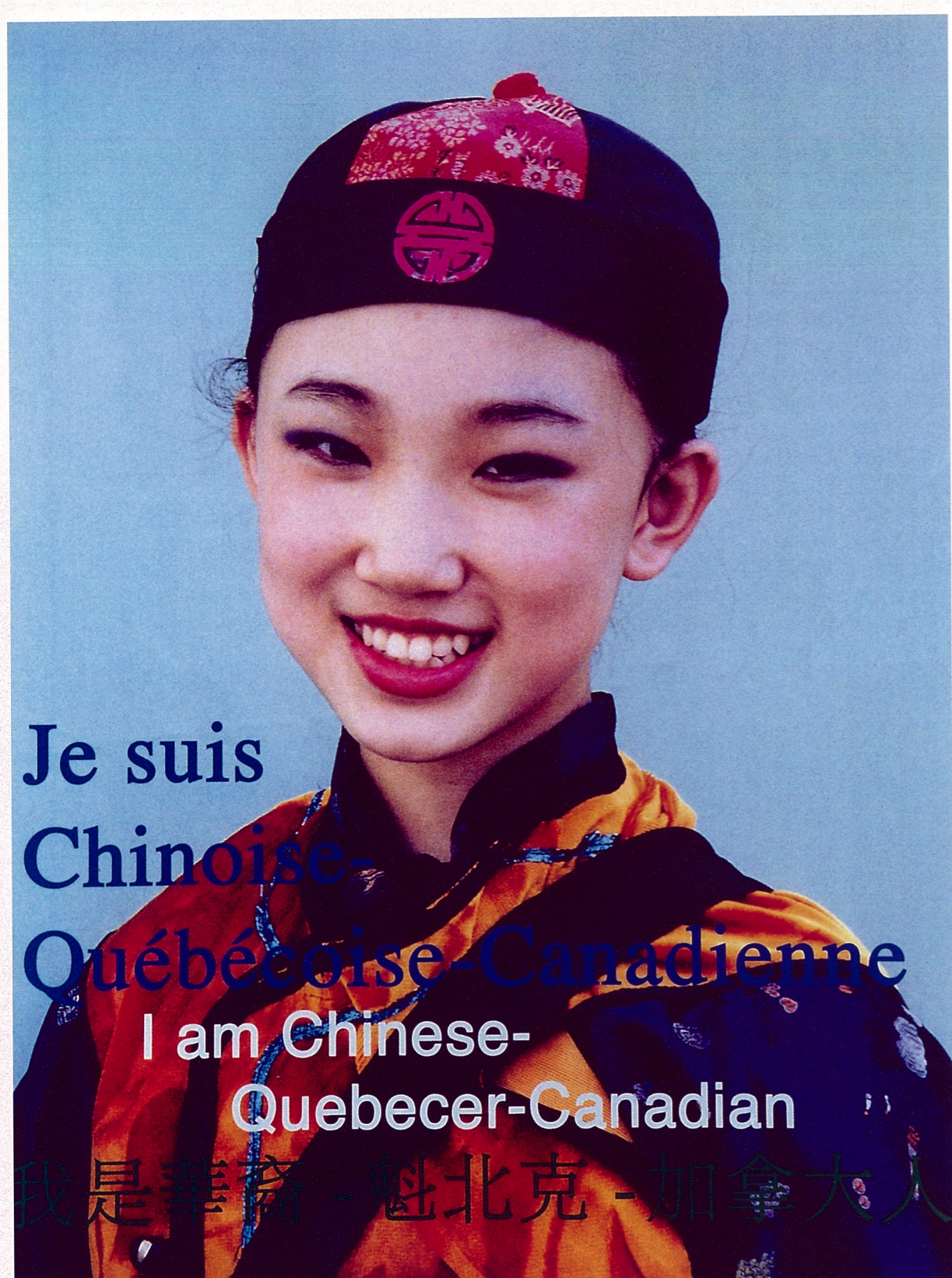
回过头再看今天四川美院陈列馆中的77、78届艺术家们现在的作品，研讨会上，有的同学认为77、78前辈们今天的作品失去了当年的虎虎生气，这点不假，毕竟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心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往日的贫穷艺术家变成今日的中产阶级，昔日的“愤青”已经化为遥远的回忆。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在于艺术家个人，他们大多已经寻找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在个性化表述上，我们看到的却是更为“艺术化”的角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多元、个性与差异，比如顾雄，在他的一组脸谱文化的作品中，作为身在海外的少数民族的一员，多年感受最深的是身份问题，用他的话说“最悲惨的是你生活在这个文化背景中又被这个文化所忽视。”切身的体验使他对“第三空间”THIRD SPACE有独特的感受。所以他们对不同职业的亚裔人照片加上自我文字表述的方式，凸显了一处历史纵深感。相比较来说，一直蜗居在重庆而不善言表的陈卫闽却由前期的乡土表现过渡到乡土幽默上去，他对城乡结合区域先富起来的农民新屋的描画令人有种欲笑又止的感觉。为什么用大红大绿的填色手法，据陈卫闽说是因为农民看了喜欢，画家对以往作品的沉思状态被一种欢快所代替，这个经验是非常个人化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展览中其它作品的不同取向，这里有着意个人语言的完善的，像罗中立、张晓刚、何多苓等；对语言方式进一步探索的如叶永青和程从林等。无论如何，对历史的宏大叙事早已让位给了个人化的精神体验与形式实验。这种进程完全是与历史同步的，以这样的心态回过头再看，77、78现象在艺术历



2001 No.7 张小刚 布上油画



Je suis
Chinoise-
Québécoise-Canadienne
I am Chinese-
Quebecer-Canadian

我是华裔-魁北克-加拿大人

我就是我 顾雄 摄影装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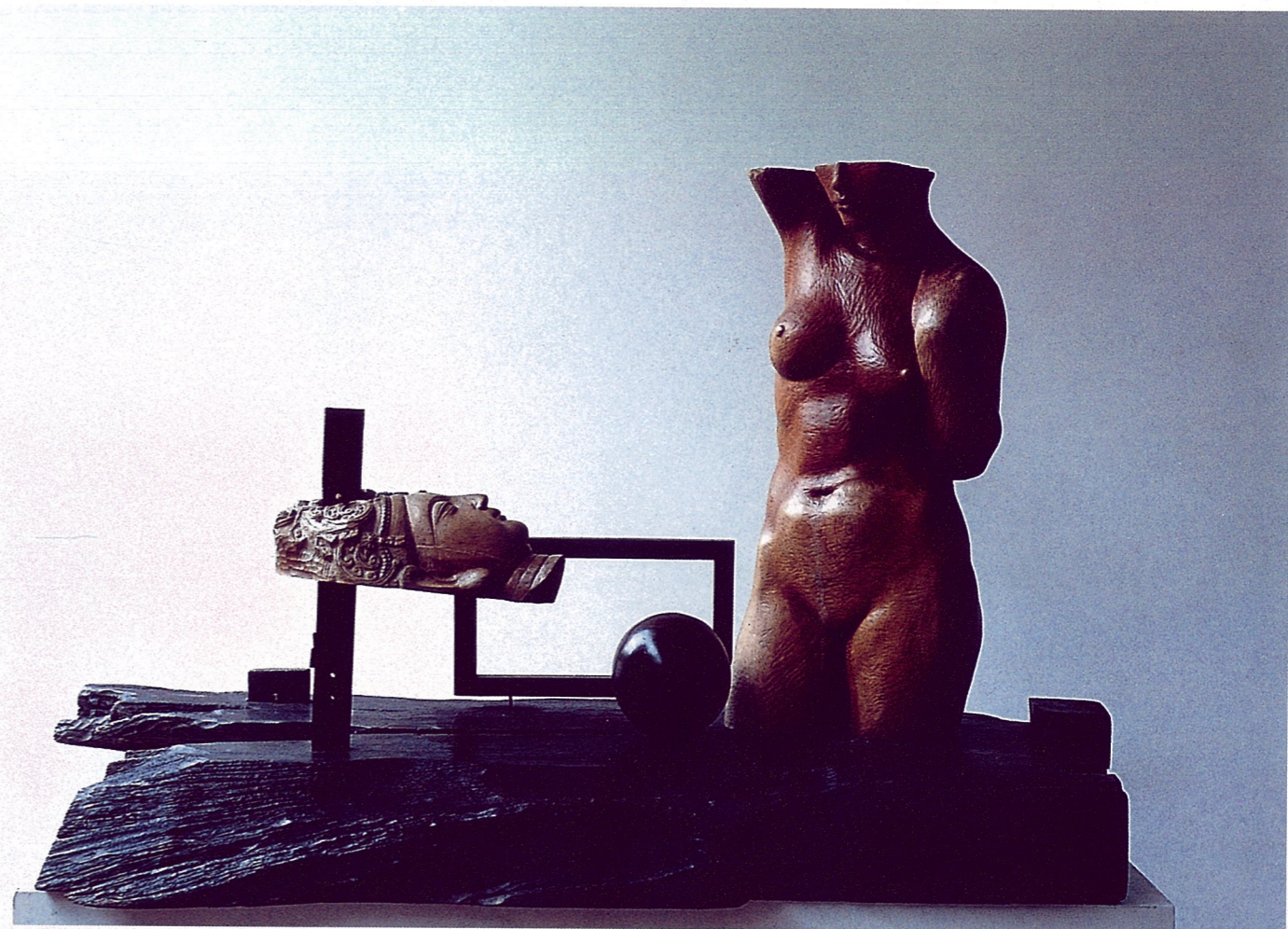
史上过渡性就很明白，77、78 艺术认知模式的局限当然是我们应当避免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产生了77、78 作品的语境，是经历了人妖颠倒年代后的痛定思痛，饱经苦难的磨砺，才有那样令人激动的图像，那毕竟是以几代人和一个民族的停滞作为代价才换来的激动。历史不能重演，任何具有理性的知识分子都会摒弃那个时代。那些令人激动的图像是对一个时代认知，那个时代并不是艺术的成熟的年代只是艺术恢复的年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宁愿生

活在一个正常而平庸的时代，而不要以文明的牺牲作为代价换取我们艺术的繁荣。这是我们追述历史得到的第二个结论。

这里，我又想起科林伍德的一个描述，他说研究历史就如同眺望大海，一望无边的海平线是椭圆形的，你在一个纬度看到一艘船出现，当它隐没在海平面下时，你就会估计，下次它会在哪个纬度重新出现？历史学家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历史正是一条大船，当然它不会被我们简单预测出未来的轨道，但回首以往的行程轨迹，每个人都不应该成为健忘者。



有躯干的作品·7号 刘威 雕塑



厚土 No. 9 孙阎 雕塑



厚土 No. 13 孙阎 雕塑